853
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當時爲今人也

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

考 勿軒熊氏曰前十二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二章言古今賢人未三章一言夫子之志一言夫子之學通論言古今賢人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爲己之學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爲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
紲攣閒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損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
[通考]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損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
必長有德而可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
則不須用其字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外至者爲榮辱哉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縲紲驟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
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
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
於暗室屋漏之中心愧恥若鍼于市不幸而遇
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齋夷之窳皆受之而無悔
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
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
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
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
○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
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爲人所誣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反。正作謚

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朱子曰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C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不見謹於言行意恭以下二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

妻容益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也於縲紲之中能計其能保首領取益世亂而刑戮不能計特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十人所兄事者十五人所友者十二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琴自鳴之孔子卒時子賤方二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未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人見賢遍魯之多賢也○栗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其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鬼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簋外方內方曰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之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猶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之器非不器也子貢意只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以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之器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爲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與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虧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人惡之佞不善故學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諺是箇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内者。故以務實故以佞爲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慶源輔氏曰佞人特以御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益以佞爲羞之以遠佞人蓋本諸此。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

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十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之宇宙博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十字。已足以該聲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益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猶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眞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

備。如人之頭自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而不息。如眞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行仁者之人。故著二者字。益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即是程子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雲峯胡氏曰】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亦聖者也。

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昧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爲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爲體道之成德此皆專一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能眞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加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能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宋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太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盡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太意爾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道

論語大全　卷之十五

分明何也朱子曰人唯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着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已敷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太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舍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而不知其心術之微何也蓋心術之微雖聖人亦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矣則聖人能知之矣

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欲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太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太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之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眞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一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入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臺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

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說其見趣超詣。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論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

○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此後。不欲學者躐等之。故去上一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正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去聲。材。與哉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房越反。編竹木爲之。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能自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未予爲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未予之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未予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貪出公之食爲不避其難之爲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貪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同。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

敝邑之兵賦 敝賦。以討于恭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少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曰一至焉。或曰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

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亦而無其仁矣。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相形而言。顏子明睿所照。所照即始終之理。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說音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

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五言、無所不說。可爲知一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而知來者。可爲知二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爲知十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子明揩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丘氏去聲

二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詳許之。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一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顏悟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知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墁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之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

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聲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貢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忘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苟有一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惰則氣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正以嗷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遊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反爲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子之未見也。悵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
自好去聲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
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
不剛。至大至剛之氣。
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强不屈。卓然有
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凡人纔
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纔有些慾便
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
范氏謂剛者不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
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
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
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
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
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
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
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
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
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
〔西山眞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强。不爲外物所
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
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
物。非剛梟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掩之謂慾。言
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掩過而不
能出也。○〔雙峰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
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
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爲名。這便是自好。便
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張之剛。
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
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爾。○〔雲

峰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未子識其不剛之眞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方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必剋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較有是恕無觀當底是恕○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字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必剋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較有是恕無觀當底是恕○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字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言是仁之事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下同

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雅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然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

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下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竟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眞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燦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文章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身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

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爲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盍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

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眞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惟其天資

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怠於學。故謚法有以動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乙反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二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邸。而爲之一室。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二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爲恥。故出。儛人立其弟遺。寘之。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謚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謚而發。然人有二善之可稱。

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論法甚寬。所謂節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論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一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論。亦有以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論。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夫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厚齋馮氏曰論法之爲文者大。而勤學好問

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喬恭謙遜也。敬謹恪各克反也。慶源友

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故以謙遜釋恭事上爲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太都三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後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

上下有服。〔通考〕仁山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僭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田有封洫。忽域反〔通考〕仁山金氏曰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正侵并復井田制一時使民各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刺。盧井有伍之類。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盧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盧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楙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楙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

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宜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于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已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伍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受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其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吳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爲政三年。興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未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不知爲政。姑謂惠而不知爲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言一善。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六

諸詞大全　卷之一

逆祀也。億是閔兄。嘗爲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于朝也。廢六關。蓋關防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爲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爲之室而山節藻稅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僖公祀。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工肅云。六個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

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

必錄末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揖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至。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彊。字文仲。居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古註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猶藏也。蔡。大龜也。古此反。音拱。

而刻山於節畫。俗作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爲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立此說。藏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感焉。未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一有常相關。奚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蘇長安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人。

知賢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譏瀆鬼神之事。○國語文仲被國人祭之。文仲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慍色。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未知。焉得仁。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邬。音云。生伯比。私淫之。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邬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告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去聲。

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物我無間。釋舊政。生新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

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
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
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又爲令
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
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爲
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
間。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難又曰。左氏僖公二十
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
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
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
不幾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
子玉。故略其事。蔿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
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
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致

取也。其他事蓋可想矣。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問
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
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
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
謂之仁。不知。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
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
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
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
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
耳。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爲得仁。當爲二句。集註於
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詳。於陳文子始之
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詳。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通考石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二十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不使賊臣逆之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惡得汚其身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美而美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亦當爲崔子之難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怨公而伐之曰晉必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晉之難公又以其閒去聲伐晉而不備之乃爲崔子間公。同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襲公求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或淫者詐稱公命陪臣干扃旦

反撓將侯反有洋者。不知二命。程子曰振行夜言行夜得洋人受崔子命計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及隊與墜同遂弒之。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曰有不事當於理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苟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當謂合乎禮義也。遂以小者二子之小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并與二仁徵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仁得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則是仁矣。程子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仁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慍。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此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何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

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二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且之。亦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攜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關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峰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雖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三月不違。謂之全體。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予路冉求。文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卽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

笑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慮慕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澔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予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眞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强耳。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夏戶八反

鬬穀於菟爲令尹。僖公三十年。成王立。九年矣。焦夷予文以爲功。使予玉爲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年。僭稱王。熊植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熊植公之十二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

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至熊莊公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據江黃道柏。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

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
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
鄭二姬以歸于文無諫止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
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
伐齊子文又重于玉之橫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
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
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
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文子
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
能討杼弑遂

通考 仁山金氏曰崔杼之弑君甲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甲鮮虞尚以責嬰況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左傳

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于晉楚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構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通考 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于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群公子子雅子商改殯莊公尸崔杼子東馬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則其不仁亦可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弑簡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猶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又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鄭亂又不能先事而絜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止告太子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峰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止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止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爲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下聲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鞫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欲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蘧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自見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

事而不泪於利害之私也。○愚之未得者須著子細
愚到愚而得之方是一愚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
愚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愚之夜以繼
日。所愚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愚之致
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多愚莫非術內雖
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
道則不厭愚此只爲應事言之耳。○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
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薨初患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爲去聲之使察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
反感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一妃
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宜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
惡太子視

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石

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賙宣公之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愚之爲尚。問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愚之。愚之而又愚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之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愚。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愚之愚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

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峰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窮理明也貫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忘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知上聲皆知巧之士所矣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成王敗于城濮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盟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衛地以近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國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寧命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入欲安喻國人長井音臧守門以爲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與寗甫于共載而入國。公子歜犬華仲前驅歜帝專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寗甫于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歜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叟于溫。訴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其廉反。莊子爲坐。士獄爲坐。士榮爲主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即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三子辭屈。故不勝。別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寗甫子職納橐饘焉。橐音託。衣囊也。饘音旃。糜也。以衣食爲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音文。欲殺衛侯。而罪不在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寗甫子視衛侯衣食。故得

以賀賂。醫。使薄其酖。公爲之請。魯僖公爲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載。與王同。二王相合。曰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公會衛寗速盟于向。寗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寗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左右。而後子俞爲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程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新安陳氏曰。朱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

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爲能沈晦。非避事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聽邦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

子不全身退。聽邦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

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
世公族與國同休戚知興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
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知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
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
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
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
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
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
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鸞旅之
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
權其輕重○雲峰胡氏曰武子於衛爲公族比干於
紂爲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
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詖於沈晦
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
免刑戮蘧伯玉仕衛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
節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爲今證以武子
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及謂之知盡忠濟難及謂之愚
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
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
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
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爲乃若愚而冒爲之非眞愚
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者也不
得爲眞愚是也○通考石山金氏曰愚謂遜之似愚
也患難不可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
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
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
甯子以沈晦維持近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
始終以亂亦是甯子不能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
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又公昔華從楚又
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

其再入也略殺元咀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以憲爲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此十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未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及衛再適陳蔡絕糧之厄遂如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卽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卽歸魯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未篇觀之則意極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未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二章說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驅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

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眞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眞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箇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晳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一輩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灑落於異端是非之間。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慶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雖謂其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各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孤特而有分辨之意。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乃路之人能改即此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聲去又曰二子之心非大公豈能知之伯夷介僻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好處伯夷平日以臨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知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枉雖小害道爲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字必如此取只看他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小事尚如此至易得痛切蘧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看孔子說微生高一段見得曠曠氣象一段見得嘵嘵氣象小事尚如此至於大此語尤痛切蘧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事其大者皆不可謂誠實也○問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之醯以乞人之來爲不直則知所以爲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人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道夫子知不子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盍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左丘明姓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險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隘。則甚於穿窬。〇〔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詔以事人。匿怨而面交。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〇〔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爲險譎尤可恥。〇〔雙峰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〇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易繫辭上。子曰。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

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何。皆謙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能愧人。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安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爲而已。其爲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

之。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級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

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

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

楚宜隨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反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眞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言而行。行者即其所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忠。又大於顏淵。蓋一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

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工夫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低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

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故進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告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爲外物所動矣。曰是。○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皙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洪敞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爲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爲己有已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甘敝縕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

通考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

顏子

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己之所有不自有於己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有勉行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居宜反羈的以御焉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工

及羈勒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己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己私不足以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已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暭暭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爲已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意以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用言聖人以己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拯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未有未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其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綱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太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

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至不親指師冕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主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之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一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修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自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爲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通考。石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凡三十六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六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雖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

1687

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
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
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音焉猶安
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終

853
寛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